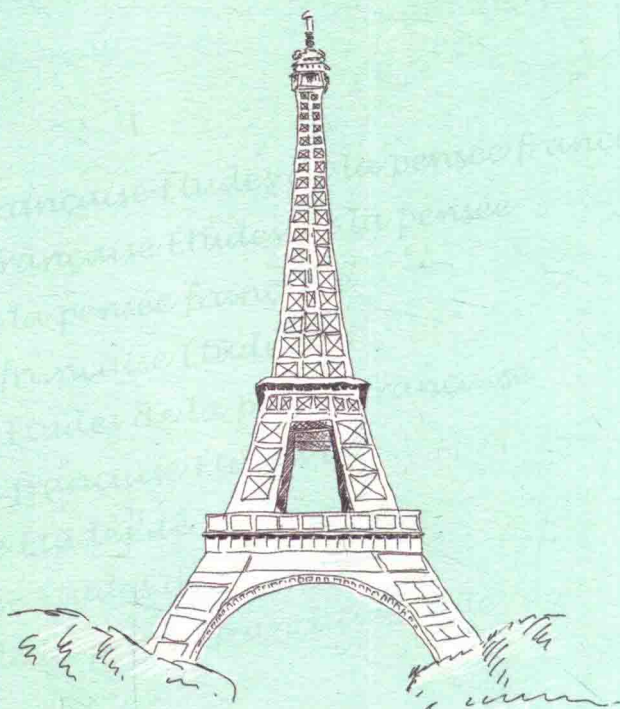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集刊

Études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 Le printemps, 2015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5 (春)

高宣扬◎主编



人民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集刊

Études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 Le printemps,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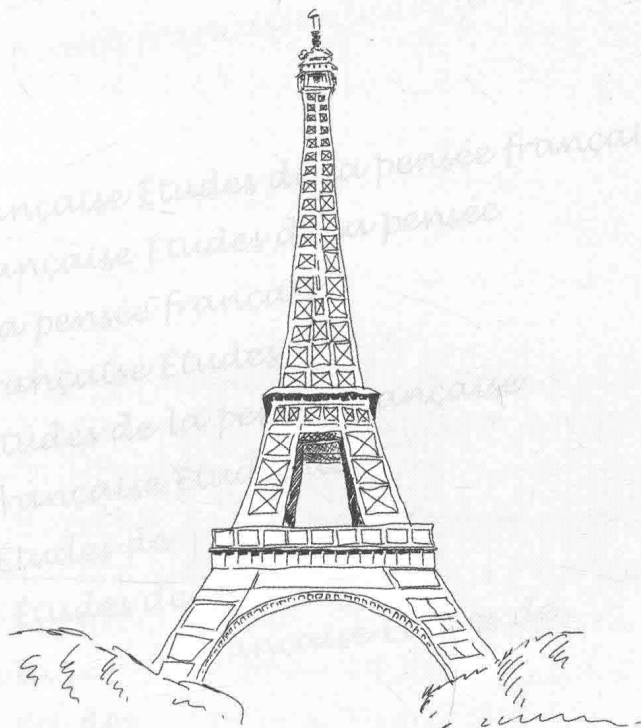
法兰西思想评论 · 2015 (春)

高宣扬◎主编

姜丹丹

邓

刚◎执行主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5(春)/高宣扬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ISBN 978-7-01-014954-7

I. ①法… II. ①高… III. ①哲学-法国-文集 IV. ①B56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6991 号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5(春)

FALANXI SIXIANG PINGLUN · 2015(CHUN)

高宣扬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230 千字

ISBN 978-7-01-014954-7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历史是生与死、动与静、缩与胀、重叠与展开、内折与外折的反复过程。哲学史,作为活生生的思想创造运动,尤其是一种多次反复重写、重构、重评和重组的哲学思想自我演变的生动图景。换句话说,哲学史永远是在凝固、沉淀、自我激活、自我展现和自我更新的多种运作中,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实现它的自我再生产。

法国哲学史,如同其他国家的哲学史一样,不可能是一次写就,一次完成,一次“标准化”;它总是在不断重写、重构和重评中,展现出它的永恒活跃的思想再生产的生命力。近一百年来当代法国哲学的发展,更清晰地展现了哲学本身的内在的顽强生命潜力及其无限创造前景。

正是在这种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创造运动中,对于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对于他的思想及其创造过程的研究和分析,显然也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历史往往以封闭的表面形式以及静止凝固的外在形态掩盖其真相,尤其掩饰历史本身的无穷生命力。历史,作为经历生存于世的实际经验的结晶,其本身比任何活着的智者更懂得实现保留自身和发展自身的策略。因此,历史往往以回缩、凝聚和隐藏的策略,不断积累和增值其自身重新出发的动力,使它得以在无形的时空中潜伏下来,却又从中伺机把握连续发展的新时机。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诡计”;它如同“理性的诡计”那样,以历史和理性的双重名义,同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者进行竞赛式的博弈游戏,有待有思想创造潜力的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借用历史研究的通道,将历史中隐含的思想创造潜力迸发出来,使它们与现实的哲学创造运动所涌现出来的思想火星发生碰撞,推动现实的和未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进行新的思想创造运动。

《法兰西思想评论·2015(春)》所专注的“笛卡尔哲学”和“今日法国哲学”,试图贯彻“现实哲学创造”与“历史的诡计”(“理性的诡计”)进行相互渗

透的策略,在重评笛卡尔哲学和当代法国哲学的双重研究过程中,对正在活跃地进行再生产的法国哲学思想进行“把脉”,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尝试掂量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创造成果的分量及其隐含的潜能。

值此《法兰西思想评论·2015(春)》出版和《法兰西思想评论》出版十周年之际,我们谨向关怀和支持《法兰西思想评论》的作者和读者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期盼有更多的作者、读者及法国思想文化爱好者,进一步关注我们共同的事业,在推动法国思想研究的过程中,使《法兰西思想评论》成为属于大家的思想研究和文化交流的平台。

高宣扬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

2015 年春

目 录

前 言	高宣扬(1)
-----------	--------

一、笛卡尔哲学 1 *La philosophie cartésienne*

笛卡尔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德尼·康布斯奈(1)
Qu'est-ce que la méthode cartésienne	Denis Kambouchner(24)
清楚明晰与可错主义	张小星(55)
笛卡尔论心灵与物体的区分——对文本的梳理与思考	施 璇(78)
笛卡尔的“永恒真理的创造”学说与宇宙论范式的转变	邓 刚(98)
笛卡尔哲学的灵修面向	张振华(112)

二、今日法国哲学 2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 d'aujourd'hui*

文化商品化时代的哲学	扎卡/文 邓刚/译(130)
当今在法国如何从事哲学——与皮埃尔·马舍雷对谈	陈矿/译(134)
后利奥塔尔时代:时下的法国美学	卡罗勒·塔隆-于贡(Carole Talon-Hugon)(152)
精神分析检验下的哲学逻各斯:真理和样子	保罗-洛朗·阿荪(Paul-Laurent Assoun)/文 居飞/译(167)
拉康之后,精神分析和哲学	阿兰·瓦尼耶(Alain Vanier)/文 罗正杰/译 居飞/校(178)

三、其他 3 *Variétés*

退后原来是向前 米歇尔·让纳莱(Michel Jeanneret)(189)

萨特自由哲学的意识层面分析 陈素君(203)

投稿指南 (214)

征求专题计划启事 (222)

一、笛卡尔哲学

1 *La philosophie cartésienne*

笛卡尔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德尼·康布斯奈

没有哪个哲学家比笛卡尔更强调方法了。但也没有哪个哲学家,其方法引发了如此众多的困难。解释这一难题构成了此文的任务。

一、《方法谈》的标题

首先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笛卡尔的哲学,其原则是在 1629—1630 年之际开始建构起来的,但是直到 1637 年才开始出版和公布于世,通过著名的《方法谈》,为了更好地引导理性以及在科学中寻找真理,附三个研究——屈光学、气象学、几何学——作为这一方法的尝试^①。在这本书出版的几周之前,笛卡尔给梅尔森神父写道:

我把随后这些论文命名为这一方法的尝试,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方法这些尝试所包含的东西是不可能被发现的,通过这些尝试人们可以认识

^① 译按:即《方法谈》一书,中译本书名译作《谈谈方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到这一方法的价值;我在谈话中插入了一些关于形而上学、物理学、医学的东西,从而揭示出这一方法可以扩展到所有这些论题^①。

从16世纪开始,很多人都对方法有着特别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冠名以“技艺”(Art)或者“方法”(Méthode)(关于科学、语言、历史、记忆的技艺或方法……)的著作涌现出来,在某些小圈子里,有些人在刻苦地寻找着某种可以开启人们知识的全部范围的“万能钥匙”^②。然而,笛卡尔用来呈现和宣传他自己的方法所采用的方式本身,就有着某种完全独创的东西。《方法谈》最早所预期的题目是这样的:

一种能够把我们的本性提升到其最完美程度的普遍科学之计划。附上屈光学、气象学、几何学,在这些作者所选择的奇特题材之中证明了他所提出的普遍科学、并且都得到了充分的解释从而那些从未有所研究过这些题材的人都能够理解^③。

这个题目作了非常多的承诺;因此,标题只能从中节取第二个标题并不只是作为第一个标题的缩略。“一种普遍科学的计划”,似乎应该基于某种客观的方式来展开,作为附随的论文的题材。相反,“方法谈”是一种“关于方法的谈话”或者“关于方法的观点、看法”,确切说来,作为谈话,这一标题是以一种主观的方式来宣布的,作为作者关于自身的追求真理的思想历程,以及关于一般意义上的人们应该引导其理性的方法。关于“尝试”的命名,这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蒙田,这种主观方式一定程度上还扩展到附录的三篇论文^④。这样,标题宣布了《谈话》中的最初几页,以及作为其特征的谨慎的气氛。

我很愿意在这篇谈话里向大家说清楚我走过哪些道路,把我的经历如实地一一描述出来,使大家都能作出评判……因此,我并不打算在这里教给大家一种方法,以为人人都必须遵循它才能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我只打算告诉大家我自己是怎样运动我的理性的。从事向别人颁布训条的

① “笛卡尔致梅尔森”,1637年4月(*Descartes à Mersenne*, avril 1637, AT I, 349.)。

② 参见 Paolo Rossi, *Clavis Universalis. Arts de la mémoire, logique combinatoire et langue universelle, de Lulle à Leibniz*, trad. fr. Grenoble, Jérôme Millon, 1993。

③ “致梅尔森”,1636年3月(*À Mersenne*, mars 1636, AT I, 339.)。

④ 在任意意义上,这些论文都不构成蒙田所理解意义上的“试笔”。但是,这个词仍然带有这种指向。

人一定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如果稍有差错就该受到责备。可是,这本书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故事(histoire),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只是作为一种寓言(fable)……^①

总之,在《方法谈》中,相对于历史上关于方法的主题而言,其独创性在于汇集了以下两个条件:

(1)所涉及的方法,是普遍的,因为方法是相对于一般的理性的运用而言的,而不是联系到任何一种特殊的题材;因此,方法并不只是作为观念存在。相反,方法已经长期被经验到,因此已经运用到为数极多的材料,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对这些成果的收集足以作为这一方法的证明(在著作的结果,把每篇论文所解决的主要难题排列成表^②)。

(2)这种方法,每个人都被邀请来欣赏这一方法,都能够在自身的“真理的探寻”之中采用这一方法(是其普遍性的另一面),但这种方法并不是完全非人格化的;方法与某一精神的种种活动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与这一精神对其自身活动的反思方式相联系。人们可以提前感受到:这是一种精神与其自身的关系,某种对其自身行动的控制,从而造成了笛卡尔方法的普遍性和丰富性。

就这部著作的作者而言(他并没有署名,而是宁愿“躲藏在列表的后面来听听别人关于著作会说什么”^③),这实际上同样是在说:“看吧,我是如何引导我的思想的”,以及“请看我的方法能够做什么”。《方法谈》的第二、第三部分所形成的顺序,说出了全部:“通过对于方法的反思,我找到了我的道路”。这暗示着:“我探寻真理,我的思想的精华变成了方法”——这意味着,这一精华是有待与人分享的。

二、方法与学术圈

然而,第一个问题就在于,人们对于《方法谈》所期待的是什么。在 1636

① 《方法谈》第一部分(Discours, I, AT VI, 3-4.)。此处译文来自中译本(王太庆译本,见注1),第5页,文字略有改动。

② 参见 AT VI, 487-510。

③ 参见“致梅尔森”,1629年10月8日(Cf. à Mersenne, 8 octobre 1629, AT I, 23):“我已经把它公布于众(一篇关于彩虹的颜色的原因的小论文),如同我的哲学的一个样品,并且躲藏在列表的后面,来听听别人关于著作会说什么。”

年的预告中,笛卡尔补充说:“在这个(关于普遍科学的)计划中,我发现我的方法的一部分,我尝试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与身体相分离,我还补充了其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会令读者感到不舒服的。”^①但是,在这一点上,次年的宣告呈现出更为保守的声音。1637年2月27日,笛卡尔写给惠更斯:

我没有意图解释全部方法,而仅仅讲述某些东西,我请你谅解,我不喜欢承诺我无法给予的东西,因此,我写了《方法谈》;相反,我写了屈光学和气象学,因为我在其中尝试理解与我的题材相关的一切事情^②。

两个月后,他对梅尔森写道:“我不是写《方法论》,而是《方法谈》,这就如同《关于方法的前言或者意见》,从而揭示出,我没有意图进行教学,而只是谈论。”^③接下来,在5月底,写给一位不为我们所知的收信人:

我想告诉您,这一次,我使之印刷出来的东西的全部目的,在于(为我的物理学)准备道路,试探深浅。为了这一结果,我建议一种普遍的方法,这种方法我没法教,但我尝试通过后续的三篇论文来作为方法的证明:第一篇论文混杂着哲学和数学,第二篇几乎纯粹是哲学,第三篇纯粹是数学^④。

他还补充道:

我避免谈论任何东西(至少那些没有被推理的力量所认识的东西),因为我相信没法知道这些东西;从而,在我看来,由此就有机会判断说,我使用了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能够解释一切其他的物质,如果我拥有必要的经验和足够的用来考察它们的时间。此外,为了揭示出这种方法能够扩展到一切,我简明地在《方法谈》之中插入了一些关于形而上学

① “致梅尔森”,1636年3月(À Mersenne, mars 1636, AT I, 339)。

② “致惠更斯,1637年2月27日”(À Huygens, 27 février 1637, AT I, 620.)。

③ “致梅尔森,1637年4月”(À Mersenne, vers le 20 avril (AT: 27 février?) 1637, AT I, 349)。梅尔森曾经谈到了“论”(traité):“关于科学中的推理的方法的论文,Séguier 阁下不想把它封闭在某种特殊性之中”(梅尔森致笛卡尔,1637年2月15日)(Mersenne à Descartes, 15 février 1637, AT I, 661)。笛卡尔自己有时也用“论”一词,参见“致瓦济耶”(au P. Vatier, 22 février 1638, AT I, 560):“确实,关于我在论方法的论文中,我所写的关于上帝的证明过于晦涩了,虽然这是最重要的环节,我承认却是整个著作中最缺乏展开的环节。”用拉丁语时,笛卡尔常用《方法谈》一书的拉丁文译本所用的书名,即 *Dissertatio de Methodo*。

④ “致某人”(A * * * [l'abbé de Cerizy?], 27 avril 1637 [?], AT I, 370)。“混杂着哲学和数学”,指《屈光学》;“纯粹哲学的”指《气象学》。

的、物理学的、医学的东西^①。

这些文本以及其他文本,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替换了“普遍科学”的主题,而代之以——一种更模糊也更节制的方式和态度——一种“扩展到一切”的普遍方法,笛卡尔放弃了以一种实体的、细致的方式来呈现这一方法。关于这一方法,已经说得足够多了,后续的论文就是这一方法的果实并使之变得清楚;使方法变得清晰可见,并且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来说明:这就是笛卡尔所推崇的。

这样一种安排是学究式的:

(1)在全书中,对于方法的直接而明确的陈述可归结为《方法谈》中第二部分的四条准则。这些准则的极为受限的体系不是被引到实体之中,而是引到其原则:笛卡尔强调说,当我们增加规则,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增加了例外以及违规;最好是给出一些为数较少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却是被小心谨慎地观察到的^②。

(2)至于这四条准则的实体,它们都是从头开始的,没有任何的演绎的形式。毫无疑问,这些准则会前进到明见性的氛围之中,似乎通过它们自身就足够显明了。想要知道这种明见性的品质来自何处,对于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必须作以下回答:这些准则,都是某种环视(circonspection)^③的要求的产物——在判断之中的环视(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绝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在我的判断里);某种特定的思想道路的完成(按次序引导我的思考、一点一点逐步上升);最终,在对于一切事物的检验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

(3)在对这四条准则作出陈述之后,笛卡尔没有做任何的解释,相反,他用了两页,一是来解释这些准则得以实践的各种条件,在他所选择的第一个领

① “致某人”(A * * * [l'abbé de Cerizy?], 27 avril 1637 [?], AT I, 370)。“混杂着哲学和数学”,指《屈光学》;“纯粹哲学的”指《气象学》。

② 参见《方法谈》第二部分(Discours, II, AT VI, 18)。

③ 我们可以回忆起,对于斯多亚派而言,环视(eulabeia, cautio),和意志(boulèsis, voluntas)、欢乐(boulèsis, voluntas)一起,是智者的合乎理性的几种情感之一:参见 Diogène Laërce, *Vies et doctrines des philosophes illustres*, VII, 116; Cicéron, *Tusculanes*, III, 11, 24-25 et IV, 6, 11-7, 14. Nous avons avancé ce point dans *L'Homme des passions. Commentaires sur Descartes*, Paris, Albin Michel, 1995, t. II, pp. 155-158。

域,也就是纯粹数学的领域;二是用来说明他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果实。纯粹数学问题涉及一切与“关系或比例”的问题:因此,问题就在于,使得这些比例的研究变得更为容易,使之呈现为“一些线条”,通过某些尽可能短的数字来进行解释。笛卡尔断言:

实际上,我可以大胆地说,由于严格遵守我所选择的那不多几条规则,我轻而易举地弄清了这两门学问所包含的一切问题,因此在从事研究的两三个月里,我从最简单、最一般的问题开始,所发现的每一个真理都是一条规则,可以用来进一步发现其他真理。这样,我不但解决了许多过去认为十分困难的问题,而且对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觉得颇有把握,能够断定可以用什么办法解决,以及可能解决到什么程度。^①

(4)《方法谈》中接下来的三个部分,提到了同一方法的三种不同的应用:用于道德、用于形而上学、用于物理学(从宇宙论到人体生理学)。毫无疑问,第六部分的目标,我们可以说是实用的或者说是广义的政治的(出版问题及其与科学进步的关系),本身也包含着某种方法论上的反思。

(5)此后,就开始了《方法谈》所附的三篇论文。《屈光学》早在《方法谈》撰写之前就已经完成,并不包含关于方法的任何解释;《屈光学》所提供的,仅仅只是关于一些特别困难的问题(光线传播的方式、视觉的过程等)的一些解释。《气象学》也是如此,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天相学》(*Météorologiques*)传统的延续,这一论文讨论的是气象问题(风、雪、冰、暴风雨)^②。不过,确实,这篇论文也可以被视作方法应用的范例^③,对于彩虹这一古老而困难的问题作出

① AT VI, 20-21.

② 关于在笛卡尔对“气象”所作的传统学术分类和笛卡尔分类之间的区别,参见 E. Gilson, 《Météores cartésiens et météores scolastiques》, in *Études sur le rôle de la pensée médiévale dans la formation du système cartésien*, Paris, Vrin, 1930, pp. 102-137; S. Gaukroger, *Descartes' System of Natur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 P., 2002, pp. 25-28; M. Blay, *Présentation des Météores*, in *Descartes, Œuvres complètes*, vol. 3, Paris, Gallimard, 2009, pp. 265-273; C. Martin, *Renaissance Meteorology: Pomponazzi to Descart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2011.

③ 参见“致瓦济耶, 1638年2月22日”(au P. Vazier, 22 février 1638, AT I, 560):“我没有能够在我所给予的三篇论文之中,对这一方法的使用作出证明,因为这一方法规定了某种秩序以便寻找事物,这一秩序与我认为用来解释的秩序并不相同。然而,通过描述彩虹,我却为方法呈现了一个范例,如果您在再次阅读时感到困难,我希望它将使您感受满意,因为无法在第一次阅读时就把握它;因为题材就其本身而言是很难的。”

了一种解决规程的精细解释。

彩虹是大自然的奇迹,其原因一直以来都受到有志之士的关注和探索,但却未被认识,对于我所使用的方法,没有什么题材,比彩虹更能够让人看到,如何才能够抵达一些我们还不曾拥有的知识。^①

但是,这一规程——混合着比较、经验和几何——似乎完全是推理的,关于彩虹的论述完全地省略一般性的表述,而这些表述能够显示出其对于《方法谈》四条准则的依赖^②。至于《几何学》,从一开始——就处在《方法谈》的指引的直线之中——完全呈现出解决这门科学的各种问题的全新方式。

正如同算术不过是由四种或者五种操作组成,这些操作就是加法、减法、乘法、除法、开方……这样,在几何之中,关于线条,我们所做的,没有别的,岂不就是增加或者除去;或者,有着某种我称之为“一”的某条线……随后,有了两条另外的,再寻找第四条,这和乘法是一样的;或者,为了找到四分之一,这是一条线的两次两分,这和除法是一样的;或者,为了找到在1和其他线之间的一种或者两种、多种成比例关系,这就如同平方根、立方根的操作等。^③

因此,《几何学》可谓是一份完全是方法论的论文,其本身提供了关于反思和形式控制的所有符号,并且与代数式的过程和几何式的推理有着一种完全原创式的连接,在这里,数学问题是在最高的普遍性的层次进行处理的,同时,例子则下降到最终的计算的细节之中。在第二卷的开头,有一个特征明显的段落:

在此,我可以用好几种别的方法,来描述和设想越来越复杂的、通过

① 《气象学》*Météores*, VIII, AT VI, 325。

② 我们接下来还可以读到,见 AT VI, 329:“但是,主要的困难仍然存在,这个困难就在于,在已经具备了其他光线之后,在两种折射或者一种折射之后,为什么能够朝向眼睛扩散,……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寻找,是否存在着其他的东西是同时出现的,从而通过彼此间的互相比较,我能够更好地判断它们的原因。”关于笛卡尔的问题结构和程序,参见 la Présentation de M. Blay, voir J.-R. Armogathe, 《L'arc-en-ciel dans les *Météores*》, in J.-L. Marion et N. Grimaldi, eds, *Le Discours et sa méthode*, Paris, PUF, 1987, pp. 145-162; et Daniel Garber, 《Descartes et la méthode en 1637》, *ibid.*, pp. 73-77; étude reprise dans *Corps cartésiens* (seul cité ci-après), trad. fr. Paris, PUF, 2004, pp. 53-74 (voir pp. 61-65); S. Gaukroger, *Descarte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 262-269。

③ 《几何学》*Géométrie*, I, AT VI, 369-370。

无限多的层次来构成的曲线。但是,为了理解自然之中的所有的曲线,按秩序将它们区分为一些类型,最好的方式,就在于曲线的所有的点命名为几何的,也就是说,进入到某种精确和准确的度量(mesure)之中,这些曲线必然地与某条直线的所有点有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某种函数来表示”^①。

笛卡尔在结论中写道:

把所有的问题,都还原为同一种类型的同一种建构,我整个地给出了一种方式,把所有问题都还原为无限的杂多,从而每一个问题都有无穷的方式来加以解决。^②

笛卡尔在1637年年底写给梅尔森的信中说:

通过《屈光学》和《气象学》,我只是尝试说服,我的方法比通常的方法更好,而且我认为通过我的《几何学》,我的方法得到了证明^③。

然而,《几何学》这一论文的主题是如此的普遍,它却仍然是内在于纯粹数学科学的范围之内。因此,与《方法谈》的四个准则的联系仍然没有得到清晰的解释。在这些准则的狭窄框架之外,是否应该判断说,笛卡尔的方法从来没有显现出来?不如考虑说,他的方法是无处不在的,围绕着这些准则所构成的核心,方法如同圆圈一样扩张和发展。在1649年的《论灵魂的激情》一书中,笛卡尔说,人的灵魂主要的处所是在大脑中心,但是,灵魂同时是“与身体的所有部分紧密地联系着”^④:方法与各种科学及哲学的整体的关系也是如此,方法是某种意义上的灵魂,能够以这种模式来设想。同时,灵魂不能与身体分离,除非在由我思的经验所构成的高峰时刻才得以与身体区分开来,方法也无法在纯粹和简单的形式之下呈现出来。此外,在任何地方,方法都是在一些特定的程序和操作之中才得以具体化,关于方法在数学上的最初应用,笛卡

① 《几何学》*Géométrie*, II, AT VI, 392. L'expression: «en la nature» est assurément frappante.

② 《几何学》*Géométrie*, III, AT VI, 485.

③ “致梅尔森,1637年12月”(À Mersenne, fin décembre 1637 (?), AT I, 478): 笛卡尔写道:“一开始,我就解决了一个由 Pappus 见证而任何一位古人都未曾解决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也不曾被任何一位现代人所解决……在此之后,关于曲线的本质和属性以及考察曲线的方式,这正是我在第二卷中要做的,在我看来,这已经超出了日常的几何学,正如同西塞罗的修辞学超出了儿童的文字游戏。”

④ 《灵魂的激情》(*Les Passions de l'âme*, art. 30 et 31.)。

尔写道:“我所发现的每一个真理都是一条规则,可以用来进一步发现其他真理。”^①这样,似乎在核心之外,这种方法的规则采取了一些特定的真理的形式。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一点,笛卡尔在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写给梅尔森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不是写《方法论》,而是《方法谈》,这就如同《关于方法的前言或者意见》,从而揭示出,我没有意图进行教学,而只是谈论。因为,正如人们从我所说的所看到的,这种方法更多地在于实践而不是理论。^②

三、用数学来操作

无论关于方法及其概念的介绍怎样的复杂,要记住的是,对于方法而言,有着如下的定义:在笛卡尔的视野之中,方法是为了解决某种特定类型的一个或者多个问题而采取的各种程序的科学。有两点要明确:

(1)方法的能效,并不限于用来定义某个特定的问题或者某类特定的问题:方法的能效是在实践过程中才获得的;因此,这些程序毫无疑问并不是先天地被规定的,而是在与特殊的认知材料的接触之中,每一瞬间都需要不断检验和不断细化。

(2)方法的实施应该导致对其结论具有完全的确定性。然而,这种确定性并不只是简单的结论:确定性毋宁是一种元素,精神的活动应该在这种元素之中展开,包括了规程的发明。也就是说,方法只能在选择好的、准备好的某种认知层面之上来展开;谈论某种特定类型的问题,这已经设定了某种特定的准备工作。

第二点呼唤着一种更多细节的展示,可以依赖于笛卡尔关于方法的最伟大的文本:《引导心灵的规则》(*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③。

① 《方法谈》第二部分,中译本 17 页。(Discours, II, AT VI, 20-21.)

② “致梅尔森,1637 年 4 月 20 日”(À Mersenne, vers le 20 avril (AT:27 février?) 1637, AT I, 349; nous soulignons.)

③ 译注:下文中再提到此书时,简称《规则》,此书有中译本:《探索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全书共包含 21 条原则,引用《规则》一书中的某条“原则”或者关于“原则”的解释时,用“规则”+拉丁数字表示。如“规则 XI”表示第 11 条“规则”或者“原则”。

我们知道,围绕着《引导心灵的规则》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一直是疑雾重重。这部书的手稿是在笛卡尔去世之后的1659年2月在笛卡尔所留下的大量纸张之中发现的,而这部书的出版则要迟至1701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于自己的生平没有作任何哪怕最小的暗示,因此关于他写作的日期和年代只能借助于猜测。在诸多诠释之中比较占优势的观点^①,是认为笛卡尔将他从1618—1619年之际开始、断断续续写成的一些手稿集中在一起,并进行综合;在这一综合的最后阶段——有人认为是1628年年初——笛卡尔出发前往荷兰。最近,2011年在剑桥关于一份手抄本的发现^②,也许能够明确这本书纪年方面的一些点。

如果《规则》本身构成一部关于方法的论文(*traité*),《规则》仍然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正如其提纲的不连贯所揭示的^③,以及文本细节的为数众多的不规范,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作者仍然在寻找其思想的基点。但是,某些宣言所呈现出来的野心^④,特别是“规则”I,IV,XII,XIV,都关涉对于方法的条件的发展;正是在这方面,《方法谈》以一种高度的、完整的形式,对已经获得的成果进行了概括。

从“规则II”开始,在方法的最初的众多条件之中,科学就被归结为某种“确定的、明证的认识”(certaine et évidente)^⑤。只要认识仍然只是或然的(*probable*),就谈不上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如果人们要问,科学的确定性在于什么,必须回答说:在于一系列完全明确的、正当的、关联的知性操作的某种系列的实施,介入到对象之中,对象不再具有任何与精神相对立的不透明性,对象完全呈现在这些操作之中。意识到结论的完全的必然性,意味着到所采用

① 特别要归功于 Jean-Paul Weber 的贡献,参见 *La constitution du texte des Regulae*, Paris, Sedes, 1964。参见 J. Schuster, 《Descartes' Mathesis Universalis, 1619–1628》, in S. Gaukroger, ed., *Descartes: Philosophy,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1980, pp. 41–96; S. Gaukroger, *Descartes*, op. cit., p. 99; D. Garber, *Corps cartésiens*, op. cit., pp. 54–55。

② 参见 Richard Serjeantson et Michael Edwards, Oxford U.P., 2015。

③ “规则IV”似乎由几个并行的部分组成;“规则IX,X,XI”中断了“规则VIII”到“规则XII”之间的延续性;“规则XI”又重拾了“规则III,VI,VII”中的广泛因素;著作的整体提纲在“规则XII”的结尾才被宣布;“规则XII,XIII”包含了一些缺陷,等等。

④ 参见“规则V”(Reg.V, AT X, 379):“这里概括了人类的全部能力”;“规则VI”:“这一命题包含了技艺的主要秘密”。

⑤ “规则II”(Reg.II, AT X, 362.)。